电线杆上贴的广告招海员,年薪5万 2

热点畅销

蜀小山 著
武汉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主人公“我”被骗偷渡至缅甸,被迫成为地方武装势力雇佣兵,其间结识美军上校。后历经考验加入美国特种部队,随之征战全球……

20岁漂泊海外,30岁游子归家。10年间,生死跌宕,铁血慷慨。

[上期回顾]

我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第一个月工资,我买了一个BP机。四个月之后,公司来了一位副总,是位30岁女性,是老板的表妹。副总很健谈,常以姐姐的身份跟我聊天。

傍晚我吃过晚饭,和几位保安同事正悠闲地走在大街上,欣赏着来往的美女,突然BP机响了,我急忙跑到公用电话旁,插入我的IC卡,原来是陆姐Call我,居然叫我去陪她喝酒。

到了迪吧门口,等了5分钟左右,陆姐便开着公司给她配的帕萨特过来。那晚陆姐玩得很疯,喝了很多酒。最后还是我喊的出租车把她送回家,然后悲剧地背她上7楼。

第二天上午她没有上班,中午的时候,给我打了传呼,我借朋友新买的爱立信手机回了电话,原来是叫我下楼吃饭,她就在对面街上的麦当劳等我。吃饭时她打开话匣子,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原来她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昨天那位夹克男正是她丈夫,也是她父亲的兵。她根本不喜欢丈夫,简直就是块木头。但是偏偏她的父亲很器重他,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她根本不懂得反抗。现在,她的老公转业了,两个人相处的机会多了,但是他的性子还是那样,也不晓得哄她,也不晓得吵架,反正就是木头。

最后,陆姐跟我说她想出国,问我想不想出国,她可以帮我办签证。我当时就蒙了,半天没反应过来。

在当时,能出国是多么洋气而又神秘的事情。我非常激动,但是又想了很多,我出去什么都不会,英语菜得跟没学一样。无缘无故受这么大的礼也不好吧。最后考虑了三天,在各种复杂的心情下,我还是拒绝了陆姐的好意。

过了几天,陆姐就要离开公司回北京。走的时候,我和司机一起送她到机场,陆姐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我一直把你当亲弟弟,因为你也有真正的军人气质。”然后望了一眼我腰间的BP机,微笑着离开了。

我挠挠后脑,一直也没想明白什么意思。低头看着BP机,除了那个套子是手枪弹夹袋改造的,其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这个跟军人气质应该不沾边吧。

陆姐走后,我的日子开始不那么好过了,换了个人事部经理,最后大家忍受不了,集体辞职。父母在另外一个小镇开了家小餐馆,我到了之后成了免费小二,每天负责洗碗跑堂,抽的是2块5的劣质烟。

我就在这个无名的小镇上呆了大半年,这大半年里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下象棋磨性子,年轻人那种争强好胜和冲动,在这里磨得差不多了,对一些事多少能克制自己。当然还有一件事,我依然保持着,那就是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跑步,坚持锻炼。这种平淡的日子一直维持到第二年春天。

有一天早上8点,正是早点生意好的时候,我的BP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码,也没注意,以为是某战友在外地给我打的。等我忙完了,已经是10点多了,我洗完碗慢条斯理地到隔壁公用电话拨号,拨打过去居然是个不认识的人,是不是我打错了?我仔细一看,开头居然有两个0,再拨打,居然没反应。咨询老板,原来这个是国际长途号码,他的电话不支持,需要到邮电局拨打。我心有点紧张了,会不会是陆姐啊?我急忙卸下围腰,向母亲要了10块钱,就向邮电局跑去。

我拨打过去,果然听到了陆姐的声音。陆姐很关心我的近况,我撒了个谎,说自己在学厨师。陆姐又问我待遇如何,技术练得怎么样。我随口编了几句,就询问她的近况。

原来三个月前她拿到了美国的L1签证,在北卡罗来纳州工作,不过我当时对签证和什么洲的没什么概念,她在那边除了有一个大学同学,基本没什么亲人。她的老公已经转业了,可是分配的工作他不要,偏偏自己要学做什么生意,经常外地出差,十天半月不回家。她已经彻底对那个家庭失望,所以到了美国。

她再次问我想不想过去工作,我心里当然是千万个愿意,不过我还是说了很多个“可是”,再次谢绝了陆姐的好意。

过了几天,我鼓起勇气再次对父亲说,我想出去打工。父亲表示支持,但是没多余的钱给我做盘缠。我咬咬牙,表示只要200块钱就够了。最后我如愿以偿,提着包,搭乘一个熟人的货车到了县城,再转车到了市里火车站,踏上了去省城的道路。到达省城跟朋友打了个电话,身上还有140块钱。那年我刚好20岁。

朋友的日子也不好过,在郊区租了个单间,我只得暂时跟他借宿了。第2天去找工作,没合适的,第3天去看,也没合适的,连续一周都在等通知。幸好我的心态还稳得住,这天战友上班去了,我饿着肚子走到劳务市场,准备去工地找事做,意外地发现一电线杆上贴的广告,招聘海员,待遇年薪5万。我的天,我当时不知道是饿得慌,还是怎么了,也没看后面写的什么,就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终于我在郊区一个破旧的小楼房里找到了那个办公点。办公室只有2个人,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姑娘负责接待登记,一个眼镜胖子坐在最里面,对着电脑,鼠标狂点,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屋里挂满了各种锦旗和证书。

我老老实实填写了表格,最后有一项我傻眼了,需要两万块的代理费。这个天文数字,我真筹不出来。正准备离开,那个胖眼镜瞟了一眼过来,慢条斯理地对我提点了一句,这么壮的身体,可以申请去海外做海员,包吃住,代理费可以从工资里扣,不过每份合同期限不得低于三年,也就意味着我三年不能回家。

我回去跟朋友商量了一下,又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最后决定第2天去签合同。第2天,我把各种证件包括户口本的复印件交给了那个小姑娘。然后继续等通知。

3天后的下午,BP机响了,回电话,通知我收拾好东西,去公司等待,晚上有车来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公司,那个小姑娘不在,只有那个胖眼镜和另外几名小伙子坐在办公室。原来他们是跟我一起要出发的。几个小时过后,车子终于来了,一辆金杯车,我们5个人就这样上了车。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个国家,为什么不坐飞机,就是坐轮船,也是搭火车去海边啊?怎么会坐汽车?但是我的忐忑和激动盖过了我的疑问。

经历了三天三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车上加我有5个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个司机和一个副驾驶,总共7个人。这三天来,我们很少交流,不知道是我不喜欢说话,还是他们不喜欢说话,除了吃饭解手,基本都在睡觉。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严格地来说,不能算个城市,顶多算个小镇。没有高楼大厦,也可能是天刚刚亮的缘故,街道一点也不繁华,行人也不多。但是我知道,我们来到了云南的一个边境小镇。

我们在路边小摊吃了点东西,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疑问,向那位副驾驶问了一句,“我们不是出海当海员吗?怎么到了云南这边?”

那位副驾驶还没说话,跟我一起的另外4个人就好奇地盯着我,其中一个高个子对我说道:“什么海员?你不是跟我们一起去缅甸做事吗?”

婆婆引发家庭战争,打了穆忻一巴掌 6

都市情感

叶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两个怀揣梦想的大学生在考取基层公安机关公务员后,不得不面对职场历练与婚姻波澜。作为没有背景、没有经验的两个职场新鲜人,那些日复一日琐碎而又陌生的工作不断消磨着他们本就没来得及建立的职业自信,来自上司、同事、社会的压力也在日益挑战他们的道德底线,加上聚少离多、公婆到来等现实问题的出现,他们脆弱的爱情在各方夹击中裂缝丛生。

[上期回顾]

穆忻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去市局帮忙的机会,正当她要大展拳脚时,公公生病住院了,她一边工作一边帮忙照顾公公。

偏偏,也是在这个时候,穆妈妈打来电话,嗫嚅着说:“忻忻,那个,我想再找个人凑合着过下半辈子,你看行不行?”

穆忻吓一跳,忙不迭地跟公婆请假,急匆匆地回了娘家。事由没照实说,只说妈妈身体不好,要回去看一看。肖玉华听了,还热情地买了两桶专供中老年食用的核桃粉。穆忻千恩万谢地接了,走出家门后,小心取出一盒核桃粉,看看罐底的保质期——果然,还有一个月就要过期,不用猜都知道一定是超市解决库存时的打折货。这次,穆忻一点都没生气,她只是觉得有点好笑。

仍然是因为这种穆忻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职业敏感,在第一眼见到宋喜元的时候,穆忻很想准确把握出这个人的特征,但很难——这个六十岁上下的老男人身高大约一米七左右,五官没有什么鲜明的特征,唯有满脸风霜,还有努力堆出来的无害的笑容。那样的笑容,带点讨好,带点忐忑,在接触到穆忻身上尚且没有佩戴警号、警衔的警用执勤服时蓦地瑟缩了一下,然后是一点卑微的寒暄。

穆忻问他:“大伯,你家也有儿女吧?”他老老实实点头:“一儿一女。”“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儿子和儿媳妇带着孙子在外面打工,闺女也嫁人了,没工作,在家带孩子,念书都不行。”他憨厚地笑笑。

穆妈妈不愿意了,把女儿拖到一边问:“你当了警察以后是不是看谁都不像好人?”“那倒不至于,虽说你结婚我没意见,不过随便找个人结婚可不行,你把他身份证拿给我看看吧!”“你当警察当出毛病来了!”说完,老太太没好气地出了厨房,穆忻跟在她身后,路过宋喜元身边的时候看见他惶惶地抬起头看了自己一眼,却没来由地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更多的畏惧。穆忻有点愣住了。她似乎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可以让别人产生畏惧感的。她不知道,这种畏惧感,是来自于她的警服,还是她这个人?

没想到第二天妈妈还是把宋喜元的身份证给了穆忻。穆忻一分钟都没耽误,打电话回分局,找到刚好在值班的孟悦悦,火速用公安内网辨别身份证号码的真伪,得知身份证信息属实后才放了心。

转身看着穆妈妈脸上的皱纹,穆忻突然一阵心疼:“妈,你跟我去省城,好不好?”“要是这里有个家,就不孤单了。”穆妈妈伸手拍拍女儿的手,感叹着答。

没多久之后,穆妈妈悄悄地与宋喜元领了结婚证。穆忻现在已经不相信什么“白头偕老”了,因为短暂如她和杨谦的婚姻,就已经埋上了远比想象中要多得多的地雷。

那天是杨谦难得的早回家——悬置已久的杀人案终于告破,他从进家门就眉飞色舞。彼时杨成林在客厅里看报纸,肖玉华在卫生间里洗衣服,杨谦进门后远远地喊了一声“爸妈,我回来了”,就一头钻进厨房,抓住穆忻开始絮叨:“我们发现尸体后就去查失踪人口,经比对确认死者身份后开始排查他的社会关系,结果就发现死者认识司法局长。然后又根据手机信号追踪发现司法局长在案发时间内曾经出现在距离采石场不远的祖屋附近。科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他就那么老实招供?”“当然没有,我们连测谎仪都上了!”“真没想到堂堂司法局长要杀人,动机是什么呢?”“对方敲诈,忍无可忍。也算杀人灭口吧。不过通过这个案子我是真佩服技术中队那批人,你说那尸体,多恶心,他们怎么验尸的?”“这种高度腐烂的尸体究竟是怎么提取指纹的?真像咱们在警校培训时学的那样,要局部油炸一下再提取指纹吗?”

“呕……”肖玉华本来刚想抬脚离开,可还是倒霉地听见了最后这句话,也真巧,伴随这句话响起的是又一条黄花鱼入锅时“嗤啦”的油炸声,肖玉华顿时崩溃了,当即咆哮:“穆忻你闭嘴!”

穆忻吓一跳,差点把手里盛着鱼的盆也扔到锅里,紧接着就听见肖玉华如暴风骤雨般的吼叫声:“快吃饭了说什么尸体,你恶心不恶心?”穆忻被吼得手足无措,而肖玉华转身就冲回到洗手间。

随后就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一无所知的杨成林吃鱼吃得挺香,见肖玉华不动筷子,还问:“怎么不吃鱼?炸鱼多香……穆忻手艺不错。”肖玉华猛地想起穆忻刚才的那句话,脸色又一阵发白,“啪”的把筷子一甩,吼:“穆忻你成心恶心我是吧?”说完,又是一阵作呕,干脆扔下筷子转身进了屋。

杨成林莫名其妙看看老婆的背影,问杨谦:“你妈怎么了?”“更年期。”“你才更年期!”肖玉华怒气冲冲走出来,“我怎么更年期了?我比穆忻她妈还年轻一岁呢!穆忻她妈都能嫁人,凭什么我就更年期?”

穆忻脸色也冷下来:“这事儿跟我妈有什么关系?”“你这是什么语气?老了老了再找个第二春,脸上还真挂得住!”

“轰”的一声,穆忻的头炸了。“你再说一遍,”穆忻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肖玉华,“你再给我说一遍!”“你这是什么语气?你敢用手指头指我?小市民家庭没家教,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哦,我差点忘了,你爸早死了,你妈自己光忙着改嫁是不是?”

穆忻使劲挣脱杨谦想要推她进卧室的手,可是杨谦力气太大,她推不动,干脆豁出去一口咬下去,杨谦“啊”的喊了一声,肖玉华气得哆嗦:“你个疯子,你凭什么咬我儿子?”“他是我男人,我爱咬就咬,这是我家,我说了算!”

“好了,都闭嘴!”杨谦一声暴喝,见穆忻还顽固地想往外冲,一扬手,“啪”的把穆忻甩到一边,他没想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穆忻随他甩出去的方向跌出去,刚好跌在身后一个五斗橱上。她的腰刚好卡在老式五斗橱的把手上,忍不住痛苦地喊一声,往前跌出去。肖玉华正在气头上,就在穆忻跌过来的瞬间毫不犹豫伸出手,“啪”的就是一巴掌!

穆忻眼前一黑,只觉耳朵里“嗡嗡”作响,周围的一切,顿时隐去。

杨谦惊得呆住了几秒钟,直到杨成林急得满头汗地把肖玉华推到一边,一边喊着“杨谦快去看你媳妇怎样了”,他才猛地醒过神来,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伸手把穆忻抱到怀里:“媳妇儿,你怎样了?你没事吧?”

穆忻没有回答。她闭着眼,觉得脑袋里“嗡嗡”响成一片。深夜醒来时,穆忻只觉得嗓子好像在冒火,起身去厨房给自己倒水。没想到,一拉开自己的卧室门,就看见杨谦父母的卧室门缝里漏出暖黄的灯光。穆忻一愣:他们还没睡?轻轻走近一点,果然就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是肖玉华的声音:“你偏说好,有什么好?她哪点配得上我们儿子?她家吃城市低保的!你想想看,当初如果杨谦和钟筱雪能谈成,他至于到这么个破地方吗?那当初老钟不是都说得好好的,杨谦只要上了这条路,他就能让杨谦至少留在市直机关。可后来不就是俩孩子没成吗?他也不提帮忙的话了,真够小心眼的。”

声音渐渐低下去,穆忻站在客厅里,手脚开始发麻。